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越絶書 外傳本事 卷一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呂仲玉

史部九

越絶書　　載記類

提要

臣等謹案越絶書十五卷不著撰人名氏書中呉地傳稱勾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後漢初人也書末敘外傳記以廋詞隱其姓名其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

也禹來東征死葬其疆是會稽人也又云文詞屬定自於邦賢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是吳字也又云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則此書為會稽袁康所作同郡吳平所定也王充論衡按書篇曰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案童疑作章）文術之咸

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歴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所謂吳君高殆即平字所謂越紐録殆即此書㡬楊慎丹鉛録胡侍珍珠船田藝衡留青日札皆有是說核其文義一一脗合隋唐志皆云子貢作非其實矣其文縱横曼衍與吳越春秋相類而博麗奥衍則過之中如計倪内經軍氣之類多雜術數家言皆漢人專門之學非後來所能依托也此本

與吳越春秋皆大德丙午紹興路所刊卷末一跋諸本所無惟申明復仇之義不著姓名詳其詞意或南宋人所題耶鄭明選秕言引文選七命註引越絶書大翼一艘十丈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丈又引王鏊震澤長語引越絶書風起震方云云謂今本皆無此語疑更有全書惜未之見案崇文總目稱越絶書舊有内記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舛裁二十

篇是此書在北宋之初已佚五篇選註所引蓋佚篇之文王鏊所稱亦他書所引佚篇之文以為此本之外更有全書則明選誤矣别有續越絶書二卷上卷曰内傳本事吳内傳德序記子游内經外傳越絶後語西施鄭旦外傳下卷曰越外傳雜事别傳變越上别傳變越下經内雅琴考序傳後記朱彞尊友善考謂為錢敻偽撰詭云得之石匣中敻與彞

尊友善所言當實今未見傳本其偽妄亦不待辨以其續此書而作又即托於撰此書之人恐其幸而或傳久且亂真又恐其或不能傳而好異者耳聞其說且疑此書之真有續編故附訂其偽於此釋來者之惑焉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　校　官臣陸　費墀

越絕書

漢　袁康　撰

外傳本事

問曰何謂越絕越者國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齊魯皆以國為氏姓是以明之絕者絕也謂句踐時也當是之時齊將伐魯孔子恥之故子貢說齊以安魯子貢一出亂齊破吴興晉彊越其後賢者辯士見夫子作春

秋而畧吳越又見子貢與聖人相去不遠脣之與齒表之與裏葢要其意覽史記而述其事也問曰何不稱越經書記而言絶乎曰不也絶者絶也句踐之時天子微弱諸侯皆叛於是句踐抑彊扶弱絶惡反之於善取舍以道沛歸於宋浮陵以付楚臨沂開陽復之於魯中國侵伐因斯衰止以其誠在於内威發於外越專其功故曰越故作此者貴其内能自約外能絶人也賢者所述不可斷絶故不為記明矣

問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用賢者誅服彊楚何不言齊絶乎曰桓公中國兵彊霸世之後威凌諸侯服彊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句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賢臣轉死為生以敗為成越伐彊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約率道諸侯貴其始微終能以霸故與越專其功而有之也

問曰然越專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本吴太伯為曰小越而大吴小越大吴奈何曰吴有子胥之教霸世

甚久北陵齊楚諸侯莫敢叛者乘薛許邾婁莒旁轂趨走越王句踐屬芻莝養馬諸侯從之若果中之李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責任用賢人越伐彊吳行霸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貶大吳顯弱越之功也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

今夫亡寧何病乎後人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何以言之曰種見蠡之時相與謀道東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東游入越而止賢者不妄言以是知之焉

問曰越絶誰所作吳越賢者所作也當此之時見夫子刪書作春秋定王制賢者嗟歎決意覽史記成就其事

問曰作事欲以自著今但言賢者不言姓字何曰是人有大雅之才直道一國之事不見姓名小之辭也或以

為子貢所作當挾四方不當獨在吳越其在吳越亦有因矣此時子貢為魯使或至齊或至吳其後道事以吳越為喻國人承述故直在吳越也當是之時有聖人教授六藝刪定五經七十二子養徒三千講習學問魯之闕門越絕小藝之文固不能布於四方焉有誦述先聖賢者所作未足自稱載列姓名直斥以身者也一說蓋是子胥所作也夫人情泰而不作窮則怨恨怨恨則作猶詩人失職怨恨憂嗟作詩也子胥懷忠不忍君沈惑於讒

社稷之傾絶命危邦不顧長生切切爭諫終不見聽憂至患致怨恨作文不侵不差抽引本末明己無過終不遺力誠能極智不足以身當之嫌於求譽是以不著姓名直斥以爲身者也後人述而說之乃稍成中外篇焉問曰或經或傳或內或外何謂曰經者論其事傳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頗相覆載或非其事引類以託意說之者見夫子刪詩書就經易亦知小藝之復重又各辯士所述不可斷絶小道不通偏有所期明說者不

專故删定復重以為中外篇一作焉

越絶書卷一

漢 袁康 撰

荆平王内傳

昔者荆平王有臣伍子奢奢得罪於王且殺之其二子出走伍子尚奔吳伍子胥奔鄭王召奢而問之曰若召子孰來也子奢對曰王問臣對而畏死不對不知子之心者尚為人也仁且智來之必入胥為人也勇且智來

必不入胥且奔吳邦君王必早閉而晏開胥將使邊境有大憂於是王即使使者召子尚於吳曰子父有罪子入則免之不入則殺之子胥聞之使人告子尚於吳吾聞荆平王召子子必毋入胥聞之入者窮出者報仇入者皆死是不智也死而不報父之仇是非勇也子尚對曰入則免父之死不入則不仁愛身之死絶父之望賢士不為也意不同謀不合子其居尚請入荆平王復使使者召子胥於鄭曰子入則免父死不入則殺之子胥

介胄穀弓出見使者謝曰介胄之士固不拜矣（一作也）請有道於使者王以奢為無罪赦而蓄之其子又何適乎使者還報荆平王王知子胥不入也殺子奢而并殺子尚子胥聞之即從橫嶺上太山北望齊晉謂其舍人曰去此邦堂堂被山帶河其民重移（一作侈）於是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

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半江而仰謂漁者曰子之姓為誰還得報子之厚德漁者曰縱荆邦之賊者我也報荆邦之仇者子也兩而不仁何相問姓名為子胥即解其劒以與漁者曰吾先人之劒直百金請以與子也漁者曰吾聞荆平王有令曰得伍子胥者購之千金今吾不欲得荆平王之千金何以百金之劒為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曰亟食而去毋令追者及子也子胥曰諾子胥食

已而去顧謂漁者曰掩爾壺漿無令之露漁者曰諾子胥行即覆船挾匕首自刎而死江水之中明無洩也子胥遂行至溧陽界中見一女子擊絮於瀨水之中子胥曰豈可得託食乎女子曰諾即發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子胥食已而去謂女子曰掩爾壺漿毋令之露女子曰諾子胥行五步還顧女子自縱於瀨水之中而死子胥遂行至吴徒跣被髮乞於吴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廬曰市中有非常人徒跣被髮乞於吴市三日矣

闔廬曰吾聞荆平王殺其臣伍子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彼必經諸侯之邦可以報其父仇者王即使召子胥入吴王下階迎而唁數之曰吾知子非恒人也何素窮如此子胥跪而垂泣曰胥父無罪而平王殺之而并其子尚子胥遯逃出走唯大王可以歸骸骨者惟大王哀之吴王曰諾上殿與語三日三夜語無復者王乃號令邦中無貴賤長少有不聽子胥之教者猶不聽寡人也罪至死不赦子胥居吴三年大得吴衆闔廬將

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於是止其後荆將伐蔡子胥言之闔廬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將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今此報子也一作之後子昭王臣司馬子其令尹子西歸相與計謀子胥不死又不入荆邦猶未得安為之奈何莫若求之而與之同邦乎昭王乃使使者報子胥於吳曰昔者吾先人殺子之父而非其罪也寡人尚少未有所

識也今子大夫報寡人也特甚然寡人亦不敢怨子今子大夫何不來歸子故墳墓丘冢為我邦雖小與子同有之民雖少與子同使之子胥曰以此為名名即章以此為利利即重矣前為父報仇後求其利賢者不為也父已死子食其祿非父之義也使者遂還乃報荆昭王曰子胥不入荆邦明矣

越絶書卷一

越絶書卷二

漢 袁康 撰

外傳記吳地傳

昔者吳之先君太伯周之世武士封太伯於吳到夫差計二十六世且千歲闔廬之時大霸築吳越城城中有小城二徙治胥山後二世而至夫差立二十三年越王句踐滅之

闔廬宮在高平里

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里

南越宮在長樂里東到春申君府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射於軀陂馳於遊臺興樂一作與

越走犬長洲吳王大霸楚昭王孔子時也

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十

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

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門三皆有樓其二增水門二其一有樓一增柴路

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

伍子胥城周九里二百七十步小城東西從武里面從小城北邑中徑從閶門到婁門九里七十二步陸道廣

二十三步平門到蛇門十里七十五步陸道廣三十三步水道廣二十八步

吳古故陸道出胥明奏出土山度灌邑奏高頸過猶山奏太湖隨北顧以西度陽下溪過歷山陽龍尾西大決通安湖

吳古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楊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

吳古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

也居東城者闔廬所遊城也去縣二十里

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為戰地

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

千里廬虛者闔廬以鑄干將劍歐冶僮女三百人去縣二里南達江

閶門外高頸山東桓石人古者名石公去縣二十里閶門外郭中冢者闔廬冰室也

闔廬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

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時耗魚腸之劒在焉千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虎丘

虎丘北莫格冢古賢者避世冢去縣二十里

被奏冢鄧大冢是也去縣四十里

闔廬子女冢在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墜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以送死

餘杭城者襄王時神女所葬也神多靈

巫門外麋湖西城越宋王城也時與摇城王周宋君戰於語招殺周宋君毋頭騎歸至武里死亡葬武里南城午日死也

巫門外冢者闔廬冰室也

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為兵法

地門外塘波洋中世子塘者故曰王世子造以為田塘去縣二十五里

洋中塘去縣二十六里

蛇門外大丘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十五里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二十里

近門外欐溪櫝中連鄉大丘者吳故神巫所葬也去縣十五里

婁門外馬亭溪上復城者故越王餘復君所治也去縣八十里是時烈王歸於越所載襄王之後不可繼述其事書之馬亭溪

婁門外鴻城者故越王城也去縣百五十里

婁門外雞陂墟故吳王所畜雞使李保養之去縣二十里

胥門外有九曲路闔廬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中闚百姓去縣三十里

齊門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吳北野禺櫟東所舍大疁者吳王田也去縣八十里

吳西野鹿陂者吳王田也今分為耦瀆

胥卑虛去縣二十里

吳北野胥主疁者吳王女胥主田也去縣八十里

糜湖城者闔廬所置糜也去縣五十里

欐溪城者闔廬所置船宮也闔廬所造

婁門外力士者闔廬所造以備外越

巫欐城者闔廬所置諸侯遠客離城也去縣十五里

由鍾窮隆山者古赤松子所取赤石脂也去縣二十里子胥死民思祭之

莋碓山故為鶴阜山禹遊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鶴阜更名莋碓

放山者在莋碓山南以取長之一作人莋碓山下故有鄉名莋邑吴王惡其名内郭中名通陵鄉

莋碓山南有大石古者名為墜星去縣二十里

撫侯山者故闔廬治以諸侯冢次去縣二十里

吳東一作米徐亭東西南北通溪者越荆王所置與麋湖相通也

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縣七十里

巫門外冤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縣二十里

摇城者吳王子居焉後越摇王居之稻田三百頃在邑東南肥饒水絕去縣五十里

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四十五里

蒲姑大冢吳王不審名冢也去縣三十里

古城者吴王闔廬所置美人離城也去縣七十里

通江南陵揺越所鑿以伐上舍君去縣五十里

婁東十里坑者古名長人坑從海上來去縣十里

海鹽縣始為武原鄉

婁北武城闔廬所以候外越也去縣三十里今為鄉也

宿甲者吴宿兵候外越也去縣百里其東大冢揺王冢也

烏程餘杭黝歙無湖石城縣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秦

始皇帝刻石徙之

烏傷縣常山古人所採藥也高且神

寮鄉周十里二百一十步其城六里三十步牆高丈二尺百七十步竹格門三其二有屋

虞山者巫咸所出也虞故神出奇怪去縣百五里

毋陵道陽朔三年太守周君造陵道語昭郭周十里百一十步牆高丈二尺陵門四皆有屋水門二

無錫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門一樓四其郭周

十一里百二十八步牆一丈七尺門皆有屋

無錫歷山春申君時盛祠以牛立無錫塘去吳百二十里

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為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太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無錫西龍尾陵道者春申君初封吳所造也屬於無錫縣以奏吳北野胥主曒曲阿故為雲陽縣

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
毗陵縣南城故古淹君地也東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縣十八里吳所葬
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上湖通上洲季子冢古名延陵墟
蒸山南面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秦餘杭山者越王棲吳夫差山也去縣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夫差冢在猶高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

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烏程也去縣五十里

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其一千三頃毗陵上湖也去縣五十里一名射貴湖

尸湖周二千二百頃去縣百七十里

小湖周千三百二十頃去縣百里

耆湖周六萬五千頃去縣百二十里

乘湖周五百頃去縣五里

猶湖周三百二十頃去縣五十里

語昭湖周二百八十頃去縣五十里

作湖周百八十頃聚魚多物去縣五十五里

昆湖周七十六頃一畝去縣一百七十五里一名隱湖

湖王湖當問之

丹湖當問之

吳王故祠江漢一作海於棠浦東江南為方牆以利朝夕水古太伯君吳到闔廬時絶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縣三十五里

白石一作公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過更名為白石去縣四十里

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

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葢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

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霤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鄉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東倉周一里八步後燒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不成

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兩城以為市在湖里

吳諸里大閈春申君所造

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

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冢次去縣十六里一作云

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不立以道終之去縣十里

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幽王立封春申君於吳

三年幽王徵春申為楚令尹春申君自使其子為假君

治吳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幷殺之二君治吳

凡十四年後十六年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東名大越為山陰也春申君姓黄名歇

巫門外冢罌者春申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去縣二十三里

壽春東鳬陵亢者古諸侯王所葬也楚威王與越王無疆並威王後烈王子幽王後懷王也懷王子頃襄王也秦始皇滅之秦始皇造通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馬塘湛以為陂治陵水道致錢唐越地通淛江秦始

皇發會稽適戍卒治通陵高以南陵道縣相屬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壞諸侯郡縣城

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到更始元年太守許時燒六年十二月乙卯鑿官池東西十五丈七尺南北三十丈

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為荆王并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為吳王治

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西到陳留縣還奔丹陽從東甌越王弟夷烏將軍殺濞東甌王為彭澤王夷烏將軍今為平都王濞父字為仲

匠一作近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者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

桑里東今舍西者故吳所畜牛羊豕雞也名為牛宮今

以為園

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

漢孝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事也漢孝武帝元封元年陽都侯歸義置由鍾由鍾初立去縣五十里

漢孝武元封二年故鄣以為丹陽郡

天漢五年四月錢唐浙江岑石不見到七年岑石復見

越王句踐徙瑯邪凡二百四十年

楚考烈王并越於瑯邪後四十餘年秦并楚復四十年

漢并秦到今二百四十二年句踐徙瑯邪到建武二十

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

越絶書卷二

越絶書卷三

漢 袁康 撰

吳内傳

吳何以稱人乎夷狄之也憂中邦奈何乎伍子胥父誅於楚子胥挾弓身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報仇子胥曰不可諸侯不為匹夫報仇臣聞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行報父之仇不可於是止

蔡昭公南朝楚被羔裘囊瓦求之昭公不與即拘昭公南郢三年然後歸之昭公去至河用事曰天下誰能伐楚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昭公聞子胥在吳請救蔡子胥於是報闔廬曰蔡公南朝被羔裘囊瓦求之蔡公不與拘蔡公三年然後歸之蔡公至河曰天下誰能伐楚者乎寡人願為前列楚聞之使囊瓦興師伐蔡蔡非有罪楚為無道君若有憂中國之事意者時可矣闔廬於是使子胥興師救蔡而伐楚楚王

已死子胥將卒六千人操鞭捶笞平王墳曰昔者吾先君無罪而子殺之今此以報子也君舍君室大夫舍大夫室葢有妻楚王母者囊瓦者何楚之相也郢者何楚王治處也吳師何以稱人吳者夷狄也而救中邦稱人賤之也

越王句踐欲伐吳王闔廬范蠡諫曰不可臣聞之天貴持盈持盈者言不失陰陽日月星辰之綱紀地貴定傾定傾者言地之長生丘陵平均無不得宜故曰地貴定

傾人貴節事節事者言王者以下公卿大夫當調陰陽和順天下事來應之物來知之天下莫不盡其忠信從其政教謂之節事節事者至事之要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言天生萬物以養天下蠉飛蠕動各得其性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不失其常故曰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者也地道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也言地生長五穀持養萬物功盈德博是所施而不德勞而不矜其功者矣言天地之施大而不有功者也人道不

逆四時者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皆當和陰陽四時之變順之者有福逆之者有殃故曰人道不逆四時之謂也因惛視動者言存亡吉凶之應善惡之敘必有漸也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者范蠡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從之未有死亡之失故以天道未作不先為客言客者去其國入人國地兆未發不先動衆言王者以下至於庶人非暮春中夏之時不可以種五穀興土利國家不見死亡之失不可伐也故地兆未發不先動衆此之謂也

吳人敗於就李吳之戰地敗者言越之伐吳未戰吳闔廬卒敗而去也卒者闔廬死也天子稱崩諸侯稱薨大夫稱卒士稱不祿闔廬諸侯也不稱薨而稱卒者何也當此之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諸侯力政彊者為君南夷與狄交爭中國不絶如綫矣臣弒君子弒父天下莫能禁止於是孔子作春秋方據魯以王故諸侯死皆稱卒不稱薨避魯之謚也晉公子重耳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力政彊者為君文公為所侵暴失邦奔于翟

三月得反國政敬賢明法率諸侯朝天子於是諸侯皆從天子乃尊此所謂晉公子重耳反國定天下齊公子小白亦反齊國而匡天下者齊大夫無知弑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為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我與汝君不以國事魯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君小白反

國用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為桓公此之謂也堯有不慈之名堯太子丹朱倨驕懷禽獸之心堯知不可用退丹朱而以天下傳舜此之謂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親父假母母常殺舜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皆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舜為瞽瞍子也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此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者言舜父瞽瞍用其後妻常欲殺舜舜不為失孝

行天下稱之堯聞其賢遂以天下傳之此爲王天下仇者舜後母也桓公召其賊而霸諸侯者管仲臣於桓公兄公子糾糾與桓爭國管仲張弓射桓公中其帶鉤桓公受之赦其大罪立爲齊相天下莫不向服慕義是謂召其賊霸諸侯也

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一作循內矛赤雞稽繇者也越人謂人鎩也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亟怒紛紛者怒貌也怒至士

擊高文者躍勇士也習之於夷夷海也宿之於萊萊野也致之於單單者堵也

舜之時鯀不從令堯遭帝嚳之後亂洪水滔天堯使鯀治之九年弗能治堯七十年而得舜舜明知人情審於地形知鯀不能治數諫不去堯殛之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

殷湯遭夏桀無道殘賊天下於是湯用伊尹行至聖之心見桀無道虐行故伐夏於桀而王道興躍革亂補弊

移風易俗改制作新海内畢貢天下承風湯以文聖此之謂也

文王以務爭者紂為天下殘賊奢佚不顧邦政文王百里見紂無道誅殺無刑賞賜不當文王以聖事紂天下皆盡誠知其賢聖從之此謂文王以務爭也紂以惡刑爭文王行至聖以仁義爭此之謂也

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會於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

王與之代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
敢伐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刳
妊婦殘朝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
之武王未下車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
微子於宋此武王以禮信也
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
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
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

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於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五穀不生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櫃察周公之册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越絕書卷三

越絕書卷四

漢 袁康 撰

計倪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吴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

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不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為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為天下咎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穀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紆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須一有字先蓄積食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饑饑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

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饑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郅頭而皇皇彊弩不彀發不能當旁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頓後僵與人同時而戰獨一無獨字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為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盡長欲聞其治術可以為教常子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

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彊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饑饉在閒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羊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彊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戰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於吴楚越之閒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

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玄冥一作日宿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為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大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

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糴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為之預備故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饑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使能則轉轂乎千里外貨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内不可致也人主

所求其價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價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為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為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彊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佚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禮淫佚之行矣夫諛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

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徹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為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癡種生狂桂實生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

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置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日以退聖者日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徳變為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月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徳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徳而避其衡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用之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卧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

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包而陰行之以感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當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

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故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嘗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之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

倪乃傳其教而圖之曰審金木水火别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甲貨之户曰粢為上物賈七十乙貨之户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户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户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户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户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户曰穬比疏食故無賈辛貨之户曰菓比蔬食無賈壬癸無貨

越絶書卷四

越絶書卷五

漢 袁康 撰

請糴内傳

昔者越王句踐與吳王夫差戰大敗保棲於會稽山上乃使大夫種求行成於吳吳許之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吳王歸之大夫種始謀曰昔者吳夫差不顧義而愧吾王種觀夫吳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

於戰守莫不知也其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吳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諛而遠士數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後患君王盍少求卜焉越王曰善卜之道何若大夫種對曰君王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糴於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於是乃卑身重禮以素忠為信以請於吳將與申胥進諫曰不可夫王與越也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之其民無所

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閒也胥聞之夫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此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吳王曰我卑服越有其社稷句踐既服為臣為我駕舍卻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食我知

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諫者反親今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吳王曰越王句踐有急而寡人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而志氣見人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過吾君不知省也而已故勝一作納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讐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

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吴矣胥聞之拂音弼胜則社稷固諛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觀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於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成名弗忍行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故在前世矣嚭何惑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為人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乎申

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幣帛以求威諸侯以成富焉今我以忠辯吾君王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彼將有厚利嚭無乃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吴王曰嚭止子無乃向寡人之欲乎此非忠臣之道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君王動大事羣臣竭力以佐謀因遜遜之舍使人微告申胥於吴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踈類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則無父子之親君臣之施矣吴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

臣天下之健士也胥殆不然乎哉子毋以事相差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此非子所能行也太宰嚭對曰臣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馬牛其志加親若不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吴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粟申胥遜遯之舍歎曰於乎嗟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弗對以作傷大臣而王用之不聽輔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是命短矣以

為不信胥願廓目于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越人之入我王親所禽哉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不圖邦權而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也逢同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於申胥胥誹謗其君不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而遇矣謂太宰嚭曰子勉事一作多後矣吳王之情在子乎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

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逢同出見吴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泣不對吴王曰夫嚭我之忠臣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對曰臣有患也臣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離坐其謀慹然類欲有害我君王今申胥進諫類忠然中情至惡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然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也知能害我君王殺

之為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於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對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興師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而謀申胥曰臣老矣不可與謀吳王請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越王句踐罷吳之年宫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

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是人不死必為國
害越王句踐食不殺而饜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劒以
布是人不死必為大故越王句踐寢不安席食不求飽
而善貴有道是人不死必為邦寶越王句踐衣弊而不
衣新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在我猶心
腹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欲釋齊以越為
憂吳王不聽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劒
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今吴殺臣參桀紂而顯吴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旦不朝王孫駱對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吴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對曰君王氣高胥之下位而殺之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矣王曰我非聽子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士如是即慮日益進而智益生矣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

宰嚭王孫駱對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吳王近駱如故太宰嚭又曰圖越雖以我邦為事王無憂王曰寡人屬子邦請早暮無時太宰嚭對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謝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廊廟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易兼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

與賢良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謂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主王曰刑之范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劒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也越王葬於卑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絶書卷五

越絶書卷六

漢 袁康 撰

外傳紀策考

昔者吳王闔廬始得子胥之時甘心以賢之以為上客曰聖人前知乎千歲後覩萬世深問其國世何昧昧得無哀極子其精焉寡人垂意聽子之言子胥唯唯不對王曰子其明之子胥曰對而不明恐獲其咎王曰願一

言之以試直士夫仁者樂知者好誠秉禮者探幽索隱明告寡人子胥曰難乎言哉邦其不長王其圖之存無忘傾安無忘亡臣始入邦伏見衰亡之證當霸吳厄會之際後王復空王曰何以言之子胥曰後必將失道王食禽肉坐而待死佞諂之臣將至不久安危之兆各有明紀虹蜺牽牛其異女黄氣在上青黑于下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死由無氣如法而止太子無氣其異三世日月光明歷南斗吳越為鄰同俗并

土西州大江東絶大海兩邦同城相亞門戶憂在於斯必將為咎越有神山難與為鄰願王定之毋洩臣言吳使子胥救蔡誅彊楚笞平王墓久而不去意欲報楚楚乃購之千金衆人莫能止之有野人謂子胥曰止吾是于斧掩壺漿之子發簞飯於船中者子胥乃知是漁者也引兵而還故無往不復何德不報漁者一言千金歸馬因是還去范蠡興師戰於就李闔廬見中於飛矢子胥還師中媿於吳被秦號年至夫差復霸諸侯興師伐

越任用子胥雖夫差驕奢釋越之圍子胥諫而誅宰嚭諛心卒以亡吳夫差窮困請為匹夫范蠡不許滅於五湖子胥策於吳可謂明乎昔者吳王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吳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嬴溢大與越爭彗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越軍入驚駭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吳在北水水制火

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吳也昔者武王伐紂時彗星出而興周武王問太公曰臣聞以彗鬬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子胥至直不同邪曲捐軀切諫虧命為邦愛君如軀憂邦如家是非不諱直言不休庶幾正君反以見疎讒人間之身且以誅范蠡聞之以為不通知數不用知懼不去豈謂智與胥聞歎曰吾背楚荆挾弓以去義不止窮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

夫差也胥聞事君猶事父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於不去先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外不知吾內今雖屈宛猶止死馬子貢曰胥執忠信死貴於生蠡審凶吉去而有名種留封侯不知令終二賢比德種獨不榮范蠡智能同均於是之謂也伍子胥父子奢為楚王大臣為世子聘秦女夫（一作大）有色王私悦之欲自御焉奢盡忠入諫守朝不休

欲匡正之而王拒之諫策而問之以奢乃害於君絕世之臣聽讒邪之辭係而囚之待二子而死尚孝而入子胥勇而難欺累世忠信不遇其時奢諫於楚胥死於吳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是之謂也

太宰者官號嚭者名也伯州之孫伯州為楚臣以過誅嚭以困奔於吳是時吳王闔廬伐楚悉名楚仇而近之嚭為人覽聞辯見目達耳通諸事無所不知因其時自納於吳言伐楚之利闔廬用之伐楚令子胥孫武與嚭

將師入郢有大功還吳王以嚭為大宰位高權盛專邦之枋未入闔廬卒嚭見夫差内無柱石之堅外無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籥口不得一言嚭知往而不知來夫差至死悔不早誅傳曰見清知濁見曲知直人君選士各象其德夫差淺短以是與嚭專權伍胥為之惑是之謂也

范蠡其始居楚也生於宛橐或伍戶之虚其為結僮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

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為狂夫多賢士衆賤有君子汎求之焉得蠡而悅乃從官屬問治之術蠡修衣冠有頃而出進退揖讓君子之容終日而語疾陳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從俱見霸兆出於東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小有所虧大有所成捐止于吳或任子胥二人以為胥在無所闕其辭種曰今將安之蠡曰彼為我何邦不可乎去吳之越句踐賢之種躬正內蠡

出治外内不煩濁外無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種善圖始蠡能慮終越承二賢邦以安寧始有災變蠡專其明可謂賢焉能屈能申

越絶書卷六

越絶書卷七

漢 袁康 撰

外傳記范伯

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謂衰賤未嘗世禄故自菲薄飲食則甘天下之無味居則安天下之賤位復被髪佯狂不與於世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運歷紀千歳一至黄帝之元

執辰破己霸王之氣見於地户子胥以是挾弓干吳王於是要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共戒之伍子胥在自與不能關其辭蠡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户之位非吳則越乃入越越王常與言盡日大夫石買居國有權辯口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真賢夫和氏之璧求者不爭賈騏驥之材不難阻險之路闕之邦歷諸侯無所售道聽之徒唯大王察之於是范蠡退而不言遊於楚越之間大

夫種進曰昔者市偷自衒於晉晉用之而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智之士不在遠近取也謂之帝王求備者亡易曰有高世之材必有負俗之累有至智之明者必破庶衆之議成大功者不拘於俗論大道者不合於衆唯大王察之於是石買益疏其後使將兵於外遂為軍士所殺是時句踐失衆棲於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故虞舜曰以學乃時而行此猶良藥也王曰石買知往而不知來其使寡人棄賢後遂師

二人竟以禽吳子貢曰薦一言得及身任一賢得顯名傷賢喪邦蔽能有殃負德忘恩其反形傷壞人之善毋後世敗人之成天誅行故寃子胥僇死由重譖子胥於吳吳虛重之無罪而誅傳曰寧失千金毋失一人之心是之謂也

內傳陳成恒

昔者陳成恒相齊簡公欲為亂憚齊邦鮑晏故徙其兵而伐魯魯君憂也孔子患之乃召門人弟子而謂之曰

諸侯有相伐者尚恥之今魯父母之邦也丘墓存焉今齊將伐之可無一出乎顏淵辭出孔子止之子路辭出孔子止之子貢辭出孔子遣之子貢行之齊見陳成恒曰夫魯難伐之邦而伐之過矣陳成恒曰魯之難伐何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池狹而淺其君愚而不仁其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有惡聞甲兵之心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吴吴城高以厚池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弩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此邦易也君不如伐

吴成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也子之所易人之所難也而以教恒何也子貢對曰臣聞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内臣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墮魯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而求成大事難矣且夫上驕則犯臣驕則爭是君上於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立於齊危於重卵矣臣故曰不如伐吴且夫吴明猛以毅而行其令百姓習於戰守將

明於法齊之愚為禽必矣今君悉擇四疆之中出大臣以環之黜首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黔首之士孤立制齊者君也陳恒曰善雖然吾兵已在魯之城下若去而之吴大臣將有疑我之心為之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見吴王使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陳成恒許諾乃行子貢南見吴王謂吴王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而霸者不彊敵千鈞之重加銖而移今萬乘之齊私千乘之魯而與吴爭彊臣切為君

恐且夫救魯顯名也而伐齊大利也義在存亡魯勇在害彊齊而威申晉邦者則王者不疑也吴王曰雖然我常與越戰棲之會稽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内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吾伐越而還子貢曰不可夫越之彊不下魯而吴之彊不過齊君以伐越而還即齊也亦私魯矣且夫伐小越而畏彊齊者不勇見小利而忘大害者不智兩者臣無為君取焉且臣聞之仁人不困厄以廣其德智者不棄時以舉

其功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君存越勿毀親四鄰以仁救暴困齊威申晉邦以武救魯毋絶周室明諸侯以義如此則臣之所見溢乎負海必率九夷而朝即王業成矣且大吳畏小越如此臣請東見越王使之出鋭師以從下吏是君實空越而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悦乃行子貢子貢東見越王越王聞之除道郊迎至縣身御子貢至舍而問曰此乃僻陋之邦蠻夷之民也大夫何索居然而辱乃至於此子貢曰弔君故來越王句踐

稽首載拜曰孤聞之禍與福為鄰今大夫弔孤孤之福也敢遂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申其志畏越曰嘗與越戰棲於會稽山上夫越君賢主也苦身勞力以夜接日內飾其政外事諸侯必將有報我之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且夫無報人之心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心而使人知之者殆也事未發而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越王句踐稽首載拜曰昔者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

身辱遺先人恥遯逃出走上棲會稽山下守濵海唯魚鼈是見今大夫不辱而身見之又出玉聲以教孤孤賴先人之賜敢不奉教乎子貢曰臣聞之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危拒難則使勇用衆治民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人臣竊練下吏之心兵彊而不并弱勢在其上位而行惡令其下者其君幾乎臣竊自練可以成功至王者其唯臣幾乎今夫吳王有伐齊之志君無惜重器以喜其心

毋惡甲辭以尊其禮則伐齊必矣彼戰而不勝則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餘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騎士鋭兵弊乎齊重器羽旄盡乎晉則君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句踐稽首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人民之衆以殘伐吾邦殺敗吾民圖吾百姓夷吾宗廟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令孤之怨吳王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王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外言也大夫有賜故孤敢以疑請遂言之孤身不安牀席

口不甘厚味目不視好色耳不聽鐘鼓者已三年矣焦脣乾嗌苦心勞力上事羣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天下之兵於中原之野與吳王整襟交臂而奮吳越之士繼蹟連死士民流離肝腦塗地此孤之大願也如此不可得也今内自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不能也孤欲空邦家措策力變容貌易名姓執箕箒養牛馬以臣事之孤雖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大夫有賜是存亡邦而興死人也孤賴先

人之賜敢不待命乎子貢曰夫吳王之為人也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曰在子子貢曰賜為君觀夫吳王之為人賢彊以恣下下不能逆數戰伐士卒不能忍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偽詐以事其君知前而不知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吏滅君之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而行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二子貢不受遂行至吳報吳王曰敬以下吏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乃懼曰昔孤

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何謀敢慮其志甚恐似將使使者來子貢至五日越使果至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使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縣軍敗身辱遯逃出走棲于會稽邦為空棘身為魚鼈餌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大王之賜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

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越賤臣種以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大王將遂大義則弊邑雖小悉擇四疆之中出卒三千以從下吏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受矢石吳王大悅乃召子貢而告之曰越使果來請出卒三千其君又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邦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仁也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子貢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

辨不可以勝敵今齊吳將戰勝則必以其兵臨晉晉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吳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九郡之兵而與齊大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七將陳兵不歸果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邦七里而軍陣吳王聞之去晉從越越王迎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殺夫差而僇其相伐吳三年東鄉而霸故曰子貢

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彊晉霸越是也

越絶書卷七